



《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

□ 颜廷平

作为“80后”中的一员，年少时我颇爱看电影，方式与父辈不同，也与21世纪出生的人们迥异。记得有时在夜幕下拥挤的露天广场上看电影，但大多是通过黑白电视机收看。喜爱的影片包括《地道战》《鸡毛信》《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往往都是百看不厌的。其中《地道战》里的人物常常神出鬼没、出其不意地把“鬼子兵”打得人仰马翻，这些场景在我懵懂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距儿时观看《地道战》已过去近30年的时间了，然而，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冲淡一切。“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每当这熟悉而又雄壮激昂的旋律在耳畔唱响时，影片中的人物形象、经典片段便会浮现在脑海里，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之感有增无减。

国仇家恨的演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片面抗战致使大片国土惨遭沦陷，人民大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本侵略者实行反复的“围剿”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地道战》就是以抗战艰难时期的冀中抗日根据地作为创作背景，描绘了一幅“国破家何在”的悲惨画卷，激发了人们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

影片开场铺设了残酷的战争环境。1942年，高家庄的老村长在牺牲前透露，鬼子就要大扫荡了，战斗形势会更加严峻，嘱托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很快，日伪军大举进犯，肆意烧杀抢掠，人们纷纷躲到了地窖、水井里。“鬼子兵”把犄角旮旯都搜了几个遍，往井里打枪、扔手榴弹，许多乡亲被搜出来杀害了……冀中平原变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惨绝人寰的世界。

不久，高老忠夜里查岗，发现敌人已偷偷摸摸地进了村，他急匆匆地跑到古钟下面，敲响了报警的钟声。尾随而至的山田向他射出了罪恶的子弹，高老忠中弹倒地。为了乡亲们的安全，高老忠用尽最后的力气站了起来，再一次敲响了古钟。这时，敌人想要抓住他，高老忠拉响手榴弹，向鬼子丢了过去。躲到地道里的乡亲们听见爆炸声，无不燃起了熊熊怒火，有的握紧了钢枪，有的磨起了大刀……默默地记下了这笔血海深仇。

反面人物增添了人们对侵略者刻骨铭心的痛恨。山田是鬼子的指挥官，他极为狡诈、凶残，指挥日伪军在黑夜里静悄悄地进入村庄，向地道中灌水、放烟、施毒，企图以偷袭高家庄等来解西平据点之围。但他却不是反面人物的主角，反面一号人物非伪军汤司令莫属。

伪军汤司令素来残忍、狠毒。他向山田报告，高家庄、赵庄没有建立“维持会”，不当顺民，要“统统地杀他个鸡犬不留”。在不同的场合，他屡屡咬牙切齿地表示：“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抠出来。”“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给我放毒、灌水，把他们都闷死在强项。”除此之外，溜须拍马也是他的强项。山田受伤时，他说了健康，还是下次再来吧；山田感觉炮楼里不安全，他建议山田搬到他家里去；山田说完解救西平据点的计划后，他高高地竖起了大拇指，若有所悟地说：“高！实在是高！”并且，他一口大龅牙的装扮，无论是面目狰狞、目露凶光，还是满脸堆笑、点头哈腰，都把一个汉奸的形象表演得惟妙惟肖。人们既忘不了演员的高超演技，也牢牢地记住了敌人的丑恶嘴脸。

人民战争的诠释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只有进行人民战争和持久战才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有过精彩的论断：“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地道战》就是用影像讲述了冀中平原地区，在既没有高山密林可藏，也没有险关隘口可守的情况下，党



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创造了地道战这一人民战争的战法，达到了有效保存自己、歼灭敌人的目的。

人民战争就是为人民而战，依靠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夺取战争的胜利。在村支委会上，高老忠让林霞嫂读了《论持久战》中关于依靠和发动群众的内容，并传达了赵区长“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紧接着，他们组织民兵和乡亲们把只有一个口的藏身洞改造成了户户相通、全村相连的地道。出乎意料的是，鬼子在夜里偷袭，地道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高传宝和林霞嫂再次学习《论持久战》，总结地道战的经验教训，带领大家绘制图纸，反复琢磨，把只能藏身的地道进行了升级改造，变成了既能藏又能打，地下藏与地上打相结合的立体战斗堡垒。

主人公高传宝是一个平民战斗英雄的形象，信念坚定、机智英勇，是大家的主心骨。日伪军烧杀过后，牛娃对力量相对薄弱的民兵能不能打鬼子提出了疑问，高传宝则明确表示：“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敌人冒充的武工队前来刺探情报，高传宝没有被心里的兴奋劲冲昏头脑，而是敏锐地发现了几个破绽，断定这些武工队不是自己人，于是将计就计，瓮中捉鳖，把他们一网打尽。大批日伪军对高家庄实施报复，高传宝发现敌人的炮火异常凌厉，果断改变阻挡鬼子进庄的计划，主动把他们放进来，使鬼子的炮火丧失了威力。他沉着地下达了作战命令：“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随后，战斗的命令通过接力的方式在地道内迅速地传播开来。

改造好的地道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人们将复仇的子弹与怒火源源不断地射向来犯之敌，给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遏制了鬼子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影片采用幽默风趣的手法，寓庄于谐，将鬼子进庄后处处挨打的窘态诙谐地展现了出来。或是民兵的枪口、红缨枪从墙上、树里、磨盘上伸出来，打得“鬼子兵”哈着腰，迈着罗圈腿，东躲西藏，无处安身。或是人们从地道的驴槽口爬出来，扔完手榴弹迅速躲回地道，鬼子无论如何也搜不到。或是故意暴露几个地道口，把日伪军放进来，关上闸门，一个全消灭……到头来，“鬼子兵”有的中枪，有的被扎，有的掉进陷阱……他们横倒竖歪，狼狈不堪。后来还发展了野外地道战，把地道挖到了炮楼附近，部队和民兵利用地道拔掉了黑风口据点，击毙了伪军汤司令，活捉了鬼子山田。看到敌人挨整和惨败，真让人痛快淋漓。

抗战精神的彰显

成为一名党校老师后，特别是学习研究了中国近现代史后，我就会不自觉地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地道战》这部红色经典影片，深感它就是对那段历史所做的恰如其分的生动阐释，就是对抗战精神进行的活灵活现的热情讴歌。

取材于抗战历史。影片中的人物并非完全虚构，高传宝的原型是河北省正定县高平村党支部书记兼民兵队长刘傻子。在



刘傻子的组织下，高平村挖了地道，并不断进行改造。高平村处在日伪军炮楼的重重包围之中，因拒不参加“维持会”，经常遭到“围剿”。依靠地道的掩护，刘傻子带领人们多次粉碎日伪军的进攻，高平村从未被占领过。刘傻子成为地道战的战斗英雄，他在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日伪军又杀了回来，不幸壮烈牺牲。来自于人民战争的人物原型，为故事情节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符合历史史实。影片虽是战争故事片，但更像是一部鲜活的战地报告。在艺术表现上十分严谨，演员的着装、武器弹药、战斗的方法都贴近于抗战实际，让人感到真实可信。为了取得好的银幕效果，拍摄前演职人员还到农村进行了几个月的生活历练，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帮老乡干农活，夜晚与老兵聊天，睡门板。最后，大家的言行举止与民兵相差无几。观看影片之后，人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抗战的胜利是党领导人民一刀一枪打出来的，来之不易。

采用象征手法。影片来自于战争，又对战争进行了艺术加工。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与主题曲《地道战》运用了声音象征，歌声响起时，人们或是在改造地道，或是从各个地道口爬出来痛击敌人，渲染了人民战争的巨大伟力。大树上的古钟则运用了道具象征，它是进行战斗的号角，是发出的报警讯号，更是奏响的凯歌。影片的最后一幕，古钟又被敲响，预示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必将失败，胜利终将属于中国人民。

电影《地道战》用细节呈现波澜壮阔的抗战史，匠心独运，堪称佳片中的翘楚。从1966年上映伊始，它的巨大影响持续到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创造了观影人次和印制拷贝数的奇迹。影片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凭借的不是强大阵容、特技特效，而是真切地抒写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酣畅淋漓地颂扬了抗战精神，以爱国情愫浸润了国人的心田，从而引发了几代人持久的强烈共鸣。



一月的辽西，天寒地冻，空气似乎要被冻僵，呼啸的疾风狂躁地在空旷的大地上形成一个个偌大的漩涡。走在冰雪未消的乡间小路上，寒风犹如一把利剑，无孔不入地钻进衣袖，使寒冷席卷而来。到了锦州市凌海西部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在一排朴素的民房中，一个对开木门，立于仿古屋檐下，如果不是旁边两块刻有“萧军故居”的匾，并不太容易引起路人的注意，这里便是革命文学作家萧军人生开启的地方。

故居门前两棵高大的柳树，虽已退却夏日的繁茂，而粗壮的枝干直立高耸，像手执利剑的勇士，又像顶天立地的巨人，久立于门前，时刻守候着这处文化旧宅。斑驳的门板上镶着褪色的铜钉，推门而进，“吱呀”一声，木门发出绵长的声响，晃晃悠悠，拉开了百余年的光阴。

进门迎面而见便是照壁前萧军老年时半身塑像，目光坚毅地望向远方，面部棱角分明，彰显着萧军性格鲜明、坚强奋斗的一生。身后照壁上刻着其生卒年份1907—1988，下面写着四个烫金大字“作家萧军”。绕过照壁，一个典型的旧时辽西农家小院映入眼帘，院头两侧整齐排列着石碾子、套车、水井、饮马槽、拴马桩等用具，安静诉说着院落主人昔日的勤勉持家。院墙大多已翻新重砌，青砖齐落，只有东墙后半截特意保留原貌，由碎石和着黄泥枯草砌成，一人多高，岁月侵蚀下，已略微有点倾斜，用木头栅栏围起来保护着，旁边立一个牌子写着“萧军故居老山墙遗址”，寒风中屹立，悠悠讲述着一百多年来的沧桑故事。院内有三座房屋，正房是萧军及家人的起居室，虽已修葺，却力争保持原貌并陈列着萧军生前用品。两侧的厢房，改造成了展示萧军生平事迹的陈列厅。

走进正房，跨过木门槛，映入眼帘的便是东北农村住宅典型设计，低矮的大灶台，上面放口大铁锅，当地称这里为“外屋地”。既是为全家做饭的厨房，也是漫长冬季取暖的“锅炉房”，还是存放常用物品的小仓库。灶台后连接着全家人睡觉的炕，做饭烧柴的温度随着砖头传递到炕上，东北人就靠它度过一个个个寒冬的夜晚。灶台对面放一张书桌，桌上整齐摆放着笔墨纸砚，两个镇纸把一摞宣纸压得十分平整，想来萧军儿时便在这里读书习字，背靠灶台的温暖，侧进日光的明媚，幸福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当中。

步入卧室，迎面一副对联，上联：竹露乡济酣客梦，下联：荷风香送助诗情，横批：富贵寿考。对联的内容考究，寓意深刻，将一个东北乡下普通民宅的文化底蕴提升了许多。萧军自幼丧母，父亲是一位木匠，家中虽比较清贫，但十分重视后代教育。在萧军10岁那年，其父亲迫于生计到外地谋生，为了利于培养孩子，全家搬到了吉林。萧军继续读书深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后来考入了东北陆军讲武堂，从此文武兼修，成人成才，既没有辜负父亲的栽培，也为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两侧厢房，用图片、文字加物品陈列的形式展示了萧军的平生。共分12个单元，完整详实记录了萧军的一生。其中浓墨重彩的是萧军坚持革命、投身鲁门和在延安三部分内容。

1928年，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的萧军，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中共地下党活动。1929年5月10日，《盛京时报》发表萧军第一篇白话文小说，萧军以“酡颜三郎”为笔名，愤怒地揭发了军阀残害士兵的暴行，从此开启了他以笔为剑、以笔为刃的战斗生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在白山黑水间奋起反抗，萧军也立志同日寇抗争到底。他先是与战友秘密组织抗日义勇军，失败后潜入哈尔滨继续进行反满抗日宣传活动。1932年，萧军解救因顿中的萧红，二人志趣相投，共同以笔为枪进行抗日文学创作，并开始使用“萧军”“萧红”作为笔名，寓意“小小红军”。1933年，二人共同出版小说散文集《跋涉》，揭露了日本的侵略行径和日伪的黑暗统治，歌颂了东北人民的抗争精神和伟大壮举，引起很大反响。

二萧的抗日文学作品不断发表，引起日伪统治当局对他们的迫害，他们四处躲藏，在困顿无望中寻找出路。1934年他们写信给鲁迅寻求帮助，不承想鲁迅竟在收到信后当夜回复，肯定他们的斗争精神，并表示愿意阅读他们的文学作品。鲁迅的复信点燃了二萧追求光明的信心和希望，当年年底二人来到了上海。鲁迅拖着病体亲切会见了来自东北的两位爱国进步青年，并在生活和创作上给予极大帮助，亲自审阅修改他们的稿件，高度赞誉萧军所著《八月的乡村》，并为其写下激动人心的序言，称它是“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与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八月的乡村》果然不负众望，出版后深受欢迎，一连再版，销售一空，被誉为抗日文学的一面旗帜，此书奠定了萧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鲁迅的这份恩情，萧军记了一辈子。先生去世后，萧军为其守灵、料理后事；送丧时，他发表的悼词声泪俱下，感人至深；之后每个纪念日，萧军都念念不忘，横跨几十年，一直坚持发表相关作品予以悼念；萧军晚年专门刻了一枚“鲁门小弟子”的印章随身携带。萧军如此执着感恩，重情重义的个性可见一斑。

抗战时期的延安，吸引了大批向往先进和光明的文化青年。他们冲破重重封锁和阻挠，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圣地。土窑洞里，延水河边，处处谈笑皆鸿儒。这期间，萧军两次来到延安，都受到了毛泽东的欢迎和接见。1940年萧军第二次来延安，看到这里的一切那么充满生机，他决定留下来。一边从事大量文化工作，一边继续撰写长篇巨制

以笔为剑的战士

——走进锦州萧军故居
□ 李波 潘文曼



《第三代》，还不时在《文艺月报》和《解放日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然而，由于他犀利的性格，萧军一度萌生了离去的想法。他与毛泽东辞行时，提出了关于延安文艺方面的一些问题，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诚意挽留并请他为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收集资料。1942年5月2日，一百多名延安文艺界骨干汇聚一堂，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开场以后，萧军第一个发言，为大会作了开篇首讲。时隔八十多年，艺术家们的热烈讨论和毛泽东的精彩总结依旧响彻在延安红色大地的上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指引着方向。

走出故居，结束寻访，回望这座典型东北建筑风格的小院，久久不愿离去。曾经在关东广袤的黑土地上，面对山河破碎，以萧军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呕心沥血，在敌人的铁蹄下不屈不挠，将粗犷的地方风格和深切的爱国热情深深融合，笔耕不辍，创作出锋芒锐利的文学刺刀直逼侵略者的心脏，这种精神数十年赓续于白山黑水之间。

